

一把木尺量千家

□ 张燕 张文艳

这把尺子跟随娘五六十年，娘用它量了多少衣服，数也数不清

娘有一把木尺，是用一根普通的木条做的。大概在很久以前涂上的黑色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颜色已经逐渐褪去。

木尺上每一寸的地方刻有一道竖印，每半寸的位置刻有一个小豁，有的已经看不清了。整个尺子伤痕累累，印证着娘在剪衣服过程中那不平凡的岁月。

娘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巧媳妇，针线活做得好。自1960年被社员推荐到大队缝纫组干活，便一心想学裁剪。奶奶见她学得痴迷，便把自己心爱的木尺送给了她。从此，这把木尺便与娘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街坊知道娘学会了剪衣服，便经常有人拿着布来让她裁剪。当时，娘用的就是这把尺子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娘会剪衣服的消息传开后，全村四个生产队，大人小孩几百口，家家户户都穿娘剪的衣服。

别人剪衣服靠的是量体裁衣，娘剪衣服靠的是用尺子量布。因为当时找娘剪衣服的多是妇女，且娘对很多人都熟悉，根据印象就能剪了。娘没见过的其他村人，就靠来人的描述裁剪。高矮胖瘦一说，娘就知道要剪衣服的尺寸了，用尺子一量，几剪子下来，衣服便剪好了。可是又有谁知道，这里面凝聚着娘多少汗水和心血呀。

那个时候，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家里上有年迈的爷爷奶奶，下有大小五个子女，还有猪羊鸡鸭要喂，娘一个人要顶几个人忙活。

多少回，娘刚端起碗，饭还没吃到嘴里，剪衣服的就来了，就放下碗筷，扯出自己编的席子，拿来尺子和剪刀就剪；多少回，下了晌，刚刚从地里回来，顾不上饿哭的妹妹，见剪衣服的来了，就要先给人家剪；多少回，在一个生产队里的人，事先给娘说好带着尺子剪刀，她在歇息的时候，从地上捡起土坷垃当划粉，抓紧时间裁剪。

特别是雨雪天，人们不能下地干活，来剪衣服的人就更多。最多的是春节前，家家户户做新衣，常常是这家没走，那家又来了。有时候，娘在如豆的油灯下帮别人家做衣服，熬得眼睛出了毛病。后来，娘的腰和腿疼痛，走不了路，眼睛也看不清东西，接连做了腰椎间盘突出和眼睛的两次大手术。

前些天，我们回老家，老街坊还说起娘以前帮她们裁剪衣服的事情。她们回忆说，周边几个村里的人没有几户没穿过娘剪的衣服的。还说，现在的人，动一动就要收费，我娘剪那么多衣服，从来没收过谁家一分钱。

今天，从娘的针线筐里又看到这把尺子，让我想起了这些从前的事情。这把尺子跟随娘五六十年，娘用它量了多少衣服，数也数不清。

娘这一辈子不容易。我们姊妹几个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有时间就陪娘说话，听娘讲她那过去的事情。虽然现在这把尺子用不着了，但看着它，就能想到娘过去时光里的辛劳和无私奉献。



破土的梦(组照) 杨伟奉摄



乌龙驮雪 谢新摄



雪域筑天路 许国摄



一带一路营口港(组照) 姚振海摄



光伏映辉 朱建斌摄



农民工 李春龙摄

苍穹之下，铁架矗立，机车在大地上绘出蜿蜒曲线……这是当代工业文化和工业精神的交流碰撞，是力与美的呈现。在第二届中国·沈阳(铁西)国际工业摄影大展上，一幅幅照片让更多的人了解工业摄影，感受中国工业的变迁与发展，感受中国工业发展的中国精神和力量。

文/翟天雪

光影

流年

初春，午后。阳光柔柔地洒在教室窗前泛起绿意的草坪上，洒在疏落有致点缀于草坪间的花树上。每朵花都会绽放，每棵草、每棵树都会生长，我们需要慢慢等待。

正陷入沉思，忽然一个声音如轻软的风飘入耳朵：您是仇老师吧？我是李云明的邻居，他让我问您电话号码。一个女孩子站在我面前，花一样。我点头应允。

李云明，让我想起来就心寒和心酸的名字。一颗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心，似乎再多的爱也捂不暖他。尽管他毕业有几年了，可一听到他的名字，内心还是如翻涌的浪花般无法平静。

逃学、打架，为了潜入教师办公室玩电脑而破坏办公室的门锁。如果让我诉说他的种种劣迹，恐怕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

找他谈话，沉默不语；苦口婆心地给他讲道理，他低头听；让他保证不再犯错，就点头答应。可没过几天，又重蹈覆辙。他的保证约束不了他自己，我的教育也是。我头疼，科任老师也头疼，提议交给学校处理，可我不想这样做。

我重新打量李云明，瘦瘦小小的单薄的身子，仿佛风一吹就会把他吹走。衣服上常有与这座城市不和谐的尘垢。我很少见他笑，唯一的一次是在学校运动会上，百米比赛中他跑了第一名。可他脸上的笑容如被云层遮住的阳光，瞬间就消失了。直觉告诉我，这是一个成长背景荒凉的孩子。

打开那扇窗

□ 仇立敏

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阳光，我们要耐心等待他们心里的窗

我的猜测在一次家访中得到了证实。

他父母离异，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他的家不足30平方米，两张破旧的床铺，一台老式黑白电视。在那一刻，我想，我找到了他打架、逃课的缘故：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有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灰暗角落。我要打开他心里灰暗的角落，让阳光照进来。

他需要的是爱，是沟通和理解。接下来，我开始从一些细微处关注他。找他聊天，让同学们主动和他做好朋友，甚至开了一次由他主持的主题班会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他眼里寒凉的光不见了，尽管他依旧是那副表情。

这就是进步。对于瘠壤上成长的小树，不仅需要充足饱满的阳光，还需要足够多的时间。

电话给了那个女孩子后，顺便问了李云明的情况，他初中毕业就去了一家快递公司上班。我几乎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李云明。

“老师，我想看看您，您能来校门口吗？”他说。“好！”我挂上电话向校门口走去。

他穿着干净的蓝色运动衣，手里捧着一盒东西。见到我后，他腼腆地笑着迎上来，我发现他眼神多了一些内容，有惊喜，有激动，还有一丝暖暖的光芒。

“老师，记得您因为血糖低，常在课堂上喝蜂蜜，就托同事买了纯正的椴树蜜，送给您。”说着，他把手里的东西递到我面前。

步出退思园，一种异样的思绪久久挥之不去。想着“退思”二字，忽然生出些许感慨：人生漫漫，或进或退，都属常态。人生不可能只进不退，也不可能只退不进，这进退退中就包含了人生的喜怒哀乐，坎坷坦途。退思自然需要，而进思则尤为当紧。人生路上多一点进思，时常检讨自己的过失，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，完善自己，就会少一点挫折，多一分成功。

是的，他长大了！他的心里一直住着阳光。其实，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阳光，我们要耐心等待他们心里的窗。只是，如果我早一点打开他住着阳光的那扇窗，也许他会早一点儿长大。想到这儿，我心生愧疚。

退思园里思进退

□ 张洪铭

传统的前宅后园的纵向布局改为横向布局，独具匠心。人们进入前院只见一座简陋厅堂，不知旁侧另有风光；左侧看似寻常的隔扇，绕到后面推开矮小的侧门，便进入另一番天地。自西向东，左为宅、中为庭、右为园。园林设计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，蕴涵了儒释道等哲学、宗教思想及山水诗、画等传统艺术，步移景异，令人流连。

“虽有人作，宛自天开”，园内建筑多贴水而建，诸建筑如浮水上，水中翩翩倒影，上下辉映，构成浓重的山水画卷，故退思园亦被称为“贴水园”。园主人在有限的空间里精心设置了“春夏秋冬”四季、“琴棋书画”四艺，各景俱全，令人叫绝。四季诸景有：“坐春望月楼”前踏月，有春花姹妍欲语；“菰雨生凉”小轩内纳凉，有四面荷风习习；“桂花厅”中品茗，处处金桂飘香；“岁寒居”内围炉，有松竹梅傲雪相伴。居身其间，四艺皆有：“琴房”内焚香操琴，“眠云亭”畔就石对弈，“辛台”一角临窗作

书，“揽胜阁”上扶栏学画。楼阁水榭虚实相映、浓淡相宜，都达到了造园的极致。

天桥，上为桥，下为廊，连接菰雨生凉轩，与辛台为一体，前后贯通，八面来风。炎炎酷暑时，到这里消暑纳凉，神清气爽。天色秋满，庭中遍植丛桂，金秋时节，馥郁芬芳，盈室绕阶；红枫与金桂、银桂相间，衬以蓝天白云、粉墙黛瓦，更见绚丽多姿。

既是闭门思过，园中主建筑“退思草堂”是不可缺的。贴水近湖，视野开阔，园中山水尽收眼底，心胸仍然开朗；再有读书思过的“辛台”，抚琴听乐的“三曲桥”，还有时刻准备东山再起、乘风破浪的“石舫”，将园主的退隐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，滴水不漏。

主人当时建造这座家园时是为“思”而“退”，思者，有反省之意。主人当时正值年富力强的年龄，冷静地退回来，委实有一种思想家的风采和政治家的自信。中国文人不乏

退隐者，但大多是一些看破红尘的遁世者。而退思园主退不是为了隐，而是为了思，是为了再思进取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人生之秋，虽然未必都要以退求思，但只有会思退的人才能不断进取，才能坦然面对进退。果然，两年之后，园主人便受命朝廷，官复原职。

旅途 JOURNEY



人生不可能只进不退，也不可能只退不进，这进退退中就包含了人生的喜怒哀乐，坎坷坦途

江南同里古镇，“水巷小桥多，人家尽枕河”。这里现存明清古宅、寺观祠宇80多处，其中最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要数独秀江南的退思园。

清光绪十年，内阁学士、安徽兵备道任兰生遭弹劾落职回到故里，遂请画家袁龙设计，建造退思园。园名源于《左传》“林父之事君也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社稷之卫也”。其弟任文生哭兄也有“题取退思期补过，平泉草木漫同看”之句。

因是戴罪思过，园子必须得有些低头顺眉的小模样。庄园门面简约矮小，不张扬，不露富，看似寻常人家，但极具私密性。为了“思过”，连宅子的方位也整个改向，由